

夜访  
——  
乡村夜话

9月的夜晚，壮乡广西崇左市扶绥县山圩镇昆仑村渠楠屯。办公楼前的操场上，灯火通明，忙完一天农活的村民茶余饭饱后，如约相聚在这里。

今年以来，扶绥县大力推行“乡村夜话”活动，组织工作队每周至少一晚到村屯、企业、项目园区，与大家拉家常、讲政策、解民忧、谋发展。

虽然没有“标配”的主席台和整齐划一的听众席，但群众经常聚集的球场、小卖部和榕树下，都是“乡村夜话”的“天然舞台”。

这是山圩镇工作组第3次来到渠楠屯开展“乡村夜话”。渠楠屯屯长张开荣说：“这个活动好！前两次来，镇里帮我们解决了旱季缺水的问题。”

大家围坐在操场上，山圩镇镇长梁金宁先发话：“大家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做什么，都可以说说。能当场解决的就马上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我们会列成清单，对接相关部门研究解决。”

一开始，村民们还有些拘谨。村民张光先打头炮：“村里电压不够，用电高峰期经常跳闸，操场的路灯有时不亮。”

梁金宁马上回应：“这个问题对大家生活影响确实比较大，我们会联系供电公司尽快来改造电网。”

坐在外围的村民周会梅接着反映：“村里的光缆总是掉下来，有时会压到我们的果树。”谈到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不少村民也跟着附和。

梁金宁细问几句后说：“我们先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查看是哪一段线路有问题，然后再做整改方案。还有其他要反映的问题吗？”

村民张强站起来说：“现在修了新水池，但水质为什么还是有些黄？你看。”说着，他打开手机里的照片给工作组看。

梁金宁解释：“是因为现在用的还是旧水池和旧水管，新水池完工之后，会同步配套铺设新水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大家别担心。”

听到问题有望解决，村民们都很开心，气氛也渐渐活跃起来。大家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有村民提出，希望村里能重修巷道、安装新路灯。梁金宁和大家有商量，一起寻找解决办法。“大家对巷道有什么要求？平时会不会有重车经过？”路灯要根据人口密度来安装，我们得实地查看哪些地方还需要安装新路灯，尽量安排给大家”……

不知不觉中，渠楠屯的“乡村夜话”渐渐接近尾声。梁金宁说：“你们的提议都非常好。到具体落实时，需要大家帮忙的，希望能多多支持。”张强第一个表示支持：“必须的！只要是对大家有利的事情，我们都支持！”

在山圩镇文化体育和广播电视台站负责人姚文的带领下，村民们一起唱起采茶剧的唱段。姚文说：“开展‘乡村夜话’时，用山歌、采茶剧等通俗易懂的方式，宣讲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群众都爱听。”

张开荣说，以前群众想反映问题，需要层层申报，时间比较长。“乡村夜话”搭建起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新桥梁，群众的疑惑得到一一解答，急需解决的问题得到及时回应。

夜色渐深，“乡村夜话”工作组冒着小雨来到镇上的广西智隆木业有限公司。会议室里，公司人事主管凌少枝首先提出，公司目前面临用工难的问题，技术岗位缺人，零工又不稳定。

“这是大家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公司所在的扶绥县木业家居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汪剑强回应说，“镇里成立了‘零工超市’，我们可以帮忙协调人工。如果还有困难，我们再进一步商讨。”

对于员工们提出的园区缺少公共交通、缺乏娱乐设施、日用品供应不上、子女上学难等问题，工作组都一一给予答复。

为确保群众的诉求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应，扶绥县专门成立了“夜话办”，负责收集整理每次开展活动征集到的问题，并及时交办、督办、反馈。

扶绥县委组织部部长罗国谣说，“乡村夜话”打通了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项目的“最后一米”，是化解民生难点、促进乡村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一大载体，是推动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有效途径。

目前，扶绥县通过“乡村夜话”活动，收集整理出来的民意有1600多条，建立问题台账600多个，已解决500余个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记者刘伟、汪奇文、农冠斌、陈一帆）  
新华社南宁9月4日电

## 发展村里话发展，“金山银山”梦正圆

金山和银山，是四川雅安市荥经县龙苍沟镇发展村两个村民小组的名字，这里背靠龙苍沟国家森林公园，青山绿水、风光宜人。

历史上，曾经红火一时的伐木、开矿、建水电站，也曾让部分村民的腰包鼓起一时，但这种资源消耗型的“靠山吃山”，很快就变得难以为继。真正梦圆“金山银山”，是从近些年开始的。

## “卖资源”难以为继

金山组组长胡太彬告诉记者，金山、银山两个村民小组的名字，与其所处当地一座山——“灯台坪”的位置有关：山之阳，金光闪闪，谓之金山；山之阴，白雪皑皑，谓之银山。

上山伐木，曾是村民“靠山吃山”的生计之一。53岁的村民黄怀兵从十七岁开始就砍树，“成片成片地砍，砍到新树还没长起来，没有可砍的了”。

大片森林被砍伐，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1998年，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并于次年启动了退耕还林工程，砍树人转变为种树人。

煤炭开采，在发展村也曾盛极一时。今年54岁的陶用湖曾在发展村的“学校煤矿”当过多年矿长。据他介绍，十几年前全镇有50多个小煤矿和小煤窑，仅发展村就有十多家。

由于资源枯竭，加之安全和环保压力，2008年荥经县开始推行煤矿关停并转，目前龙苍沟镇仅剩的4个煤矿，也将在2年内全部

关停退出。

曾经有一段时间，发展村的发展陷入停滞，包括金山组和银山组在内的全村村民收入锐减，守着绿水青山却过着穷日子，一度茫然无措；绿水青山何时能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 靠“卖风景”赚钱

转变，主要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

多年实施退耕还林，使生态逐步改善。依托森林覆盖率高达80.3%等生态资源优势，荥经县加快从粗放开采和简单加工为主的煤矿和花岗石板材（石头）、林木采伐（木头）、小水电（水头）“老三头经济”，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新型建材、森林康养度假、绿色有机农业“新三头经济”转型发展。

荥经县委书记李蓉介绍，近年来，全县筹集资金近10亿元，关闭煤矿和非煤矿山64座，关闭小水电站22家，关闭小木材和小石材加工厂57家……传统支柱“老三头经济”，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到10%。

矿山关了，以此为生的村民心里慌了。

发展村党支部副书记舒启恒说，当时想到了发展农家乐，但村民习惯了传统生产方式，多数人起初并不理解甚至非常抵触，“没有经验，投资收不回来咋个办”？

为了让村民了解政策、增强信心，村干部挨家挨户做工作。舒启恒说，县上、镇上的干部隔

三岔五来，村里一天开两三次会，经常讨论到晚上十二点。

口说无凭，眼见为实。镇上还包车拉着村干部、村民去邻近的汉源县以及郫县（注：现成都市郫都区）、汶川县、雅安市等先行地区参观取经。村党支部书记李虎林更是带头建起了第一家农家乐。

村民的观念逐渐发生转变。黄怀兵就是其中之一。他拿出十几万元积蓄，对老房子进行改造，第一年纯收入近3万元。

村民周洪19岁到德阳从事石材生意。他回忆道，走的时候是2009年，当时整个村里没有什么像样的楼房，村边就是农田，那一年，他走着土路离开家乡。

2015年，沿着整洁的水泥路回家，周洪发现“村里变得差点认不出来”。当时他的父母已经开了农家乐，看着家乡的发展，他这一回来就再也不想离开。

## “金山银山”梦正圆

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荥经是大相岭山系大熊猫野外种群的重要栖息地，境内有31只大熊猫，全县48.7%的面积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

这些地方既是大熊猫的栖息地，又是村民的生产生活区，保护与发展如何统筹兼顾，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当地面临的新课题。

按照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管控要求，荥经县因地制宜，将空间范围划分为核心保护圈、外围协调圈、功能承载圈三大圈层。“不能随便进山砍竹子，挖笋子了，要给大熊猫腾出生息家园。”村民的生活面临改变。

入口社区的建设带来发展契机。入口社区是靠近大熊猫国家公园，集物种保护、科普游憩、科学研究、社区发展、生态旅游等于一体的新型生态社区。随着龙苍沟镇被建设为公园南入口社区，发展村也面貌焕然一新。

改造旧房、拓宽道路，完善公共设施……发展村打造成了“熊猫民宿村”，先后开办64家民宿，村里顺势成立旅游协会，规范经营。

接受新理念的村民，开始自觉升级改造农家乐。2017年，黄怀兵重新修了一栋房子，全部建成民宿。“以前的房间太简陋，连个卫生间都没有。现在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还有独立大阳台。”他说现在几乎全是回头客，一年赚一二十万元不成问题。

如今走在发展村，川西民居风、现代简约风、清新田园风……别具特色的民宿鳞次栉比。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从2016年的8000多元增加到2020年的2万多元。

当过砍树人、挖煤工，现在又是民宿老板的黄怀兵十分感慨：祖祖辈辈就在身边的绿水青山，正在变成我们的“金山银山”！

（记者杨三军、张海磊、萧永航、高博扬、余里，报道员：陈居伟）新华社成都电

## 多元经营产业融合，发挥乡土人才队伍“领头雁”作用

## 一个北方小山村的共同富裕探索



八月二十四日，在承德市双滦区偏桥子镇，村民走出大贵口村党支部服务中心。新华社记者金皓原摄

新华社石家庄9月5日电（记者杜一方、高博、冯维健）蜿蜒流转的滦河北岸，一个名为大贵口的小山村坐落于青翠的莲花山脚下，犹如一块碧玉镶嵌在青山绿水间。昔日穷困的山村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每到旺季，游人如织。

大贵口村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偏桥子镇，共462户1698人，总面积9.36平方公里，其中天然林、公益林4709.25亩，村域内有老红山和莲花山，森林覆盖率58.5%。

近年来，村里发展错季无公害蔬菜、水果和花卉种植，鼓励拥有大棚的农民注册农村种植合作社，促进种植业规模化发展。”“90后”的大贵口村第一书记郝天娇说，休闲采摘、观光体验、农业

研学等同步发展，平均带动每户年增收5万元。

但9年前偏桥子镇探索引进牛奶草莓种植技术时，几经动员种植却无人响应。村民们大都已掌握大棚黄瓜种植的各个环节，收入稳定，没人愿意第一个吃螃蟹。

在当地几名党员带头下，镇里第一年开辟了3个草莓棚，次年增加到7个。农民尝到种植甜头后，新草莓大棚在大贵口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今年47岁的村民林艳会说，她的公公从20世纪80年代就种大棚黄瓜，开始死活不同意推倒重来。草莓种植技术引进后，她再三跟公公说好话，试种牛奶草莓，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还把村里闲置的土地也租来种草莓。

“每年11月中旬成熟，采摘期持续到来年7月。”林艳会告诉记者，牛奶草莓刚上市时，能卖到40多元一斤。部分草莓直接进入超市，还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草莓采摘。

由于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种植技术成熟，大贵口村种出来的牛奶草莓口感好、甜度高。作为全村第一批牛奶草莓的试种者，林艳会家现有4个大棚，每年毛收入在30万元左右。

“我们不定期请农科所专家和种植能手来村教学，村民们常把授课点挤得水泄不通。”偏桥子镇党委书记白书强说，草莓出现疑难杂症时，村民们互相交流经验，从不藏着掖着。先栽的帮后栽的，大家互相帮助、共同致富。

## 从人口外流老龄化严重到“环境好了、口袋富了、生活也美了”

## 偏远“空心”海岛的重生嬗变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黄筱、林光耀）位于浙江舟山市嵊泗县的孤悬小岛花鸟岛，由于海岛交通、生态、资源等先天瓶颈，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口不断外流，老龄化问题严重，传统产业衰退，一度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空心岛”。

“要建设好这种边缘海岛，只有从保护生态与资源的基础做起，实施全面而又精细的治理模式，才能使其真正摆脱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嵊泗县副县长丁维东表示。

边缘海岛生态系统脆弱、承载能力有限，要获得再生、让当地居民安居乐业并不容易。2013年10月花鸟岛启动开发建设，在充分考量海岛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提出了定制旅游概念，设置了从上海、杭州等地出发的直达定制旅程，同时控制整岛日上岛定制游游客不超过300人，岛上机动车总数不超过

30辆。

2017年第一次到花鸟岛时，那时岛上还会遇到台风天就停电、断水的情况，除了海景，渔村的整体环境也很一般。”嵊泗县花鸟微度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姜明长期在上海工作，面对“底子”并不好的偏远小岛，他和团队想要打破海岛旅游同质化、单一卖风景的瓶颈。

政府部门与企业共同努力，探索出一条盘活闲置农房和村集体闲置土地的开发路径，设立闲置农房租赁平台，将所有闲置农房进行统一租赁、收储和管理，投资者可通过租赁平台，自由挑选房屋成为“房客”，村民也可利用自家闲置农房当“房东”增加收入，实现了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

“先预定才能上岛，先同意岛上的村规民

约才能上岛。”姜明说，通过实践定制旅游逐渐被市场认可，微城、离岛、慢生活让花鸟岛成为都市白领放空自我的栖息地，边缘海岛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花鸟岛有了全国各地的创业青年，有了外来投资集团进驻，也有了更多的本地返乡青年。

1999年出生的女孩金芳竹已经在花鸟岛住了一年多，从最初的一位义工成为现在的民宿店主，原本在韩国留学的她由于疫情无法回到学校，通过网络她知道东海上有一个叫花鸟岛的地方，“看图片觉得风景很好就来了。”金芳竹说，这里并不是只有“慢”，年轻的游客和当地的老人能很好地融合，最近正在举办的花鸟岛国际艺术节，还把很多前卫的艺术家吸引过来，让花鸟岛更有活力。

据统计，花鸟岛游客数量逐年增长，近三

年游客数量增速分别达到62%、59%、86%。定制旅游也使花鸟岛突破了海岛旅游的淡旺季局限，旅游季节从常规的7、8两个月延展到了4月至11月。

随着海岛生态工程的逐步推进，“生态立岛”的理念也根植于花鸟百姓的内心。2016年开始，花鸟岛逐步推广垃圾分类，岛上的外来投资者也自发组建形成了“民宿联盟”，定期开展“净滩活动”，游客主动参与还可以获得全岛民宿、餐厅消费的优惠券。

57岁的花鸟岛村民陈忠梅和丈夫原本是“靠海吃海”的渔民，因为花鸟岛旅游的发展，传统渔民也找到了“上岸”的致富路，夫妻俩把自己的房屋改造成渔民民宿，一年收入能够达到30万元。陈忠梅说，村民们常常感叹，“环境好了、口袋富了、生活也美了”。